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凌疎咎在州郡有

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

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孫

上議

略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舉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

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舊夫提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

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

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

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

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

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

字仲印涿郡崔駰字亭伯

同遊太學相與議武帝始崇聖道號勝

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

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過儆其不當亦宜含容

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

字少卿江人鄭均字仲虞東平人

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職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

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

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

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令劉方字伯况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何國早婚
嫁重丁男
蓋小國圖
霸非王道
也戒俗吏
為師足矣

天下之大
比戶皆予
以胎養穀
三斛何以
爲繼孟子
盡信書不
如無書之
害豈之矣

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曆 太初曆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歷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歷編訴人姓李梵等綜校其

狀作四分曆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帝之爲太子東都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都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乘屈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并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隄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

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事祖及孫時

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敞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鄧弘印綬。弘于元和元年爲太尉弘自繫獄出之。卒。字叔路。爲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書

時卽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帝責

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爲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

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二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先是。超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

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至是。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橐中。疏勒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地名密。

詔侍中曹褒。字叔通。魯人。定漢禮。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

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見呂氏春秋乃

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

倫此言直
令人噴飯
而史氏方
以爲誠直
吁亦奇矣
超詠詐降
與傅介子
其蹟相類
然彼猶失
實此乃勝
之

令有司平奏

丁亥和元年以嘉瑞屢見故改元夏六月以袁安爲司徒桓虞孫安代桓字仲和隗光之子清靜寡欲帝素稱

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名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燧李章追獲

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卽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

護羌校尉傳育北地人募人闕諸羌胡募人閒搆諸羌使之自闕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

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爲校尉將

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

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家復放兵擊其餘衆斬

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

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

十萬勝兵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御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三 後漢章皇帝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

度。倉帑爲虛。

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何敞字文高平陵人

尚書宋意均族子

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營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卽位。

年十歲是爲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

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環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

地。

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璽子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

字智伯

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

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鄼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

先帝所敬

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

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憲性果急睡眊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斯紆子以首祭勳家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齊陽王石之子石武王續孫

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

國愛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

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剛等

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宋由

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宋由

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愛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

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惡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

之由乃

許焉

二府司徒司

聞敞行皆遣主者盜之曹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

上言請伐北匈奴

時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

及是憲懼

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不問何故
應與否
但以憲請
贖罪遽令
行師此舉
實為無名

以鄧訓爲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

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

之。嚴兵守衛。羌卽解去。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

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唐欲復歸

故地。訓發邊中六千人。繕革船置。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孝和皇帝

紀永元元年春。下尙書僕射鄧壽。字伯孝。壽之子。吏壽自殺。寶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尙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送

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幾密近臣。臣敢爲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

諍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譴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時寶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

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

竊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寶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寶憲耿秉出朔方塞。將軍鄧鴻出桐陽塞。皆

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漠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

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迎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發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溫禺提王奉貢

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侯

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

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

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其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震安

勅景不報環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尊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駙馬都尉壞比請退身願抑

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屬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逢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忌焉

大水凡九郡國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

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

超衆少皆大恐超

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

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

在漠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千餘里

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

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种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在二年

至是。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种。字定公。乘之弟。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闕氏。名王以下

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懼。前後王

各遣子入侍。

寶憲殺尙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寶憲以耿种任尙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殺。字武仲。茂陵人。典文章。刺

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寶氏大恨。

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尙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

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貶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

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于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顧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寶憲來會。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尙書韓稜正色

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體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尙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稜舉奏論爲城旦。

以班超爲西域都護。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

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寶憲請立爲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

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嘗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爲桓鮮卑新殺北

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光武誅韓歆歆涉故事見前安終不移

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寶憲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曹榮曰寶氏悍

遇飛禍無得殘殄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爲司徒安卒朝野咸爲痛惜後數月寶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然

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勅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寶憲伏誅寶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翊母元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

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鈎盾令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宦者為之鄭眾南陽人。謹敏有心幾。不事

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慶私從千乘王伉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章懷太子傳。

書外戚傳也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

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張

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及寶氏。取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

顧其前後。伏見陽夏侯璜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璜獨得全。寶氏宗族賓

客皆免。歸故郡。初。班固與弟曹壽妻昭鍾成之。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鍾成之。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以黨于寶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襄城令為司空。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袁安任隗議。及寶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

樞機職。詔以睦代之。睦尋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奔走道路。至

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偏。偏歎曰。此為義也。乃釋之。迷唐家為訓立祠。聶尚蜀郡太守代訓為校尉。欲

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其母詣尚自送之。下令解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牛飲。以盟。復定金

鄧眾得
部心由
奸失信
後能以
威服之
嚴飭斷

拾條適以
示弱以致
迭唐復叛
以姑息爲
禦外夷其
計者亦可
以鑒矣

城塞尙坐免。明年校尉賈友政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
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衆寇隴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老弱奔入臨洮南尙等
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調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詣
闕貢獻。逢留大河胡三省注卽黃河也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賜支卽禹貢析支地理今
尋在陝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

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酈爲太尉。酈與尙書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爲單于。單于屯居河死弟安國立。安國

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騎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

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

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爲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

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相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吳喇忒黃河北安國追到城

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喜爲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師子

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襲師子脅立前單于屯居河子逢侯爲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
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追而還明年鴻坐逗遛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者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犁王汎于陳睦故

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定遠侯

邑千戶

以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識之曾孫也

夏蝗

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諡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延

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

樊豐樊豐

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冤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

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爲侯。

崇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

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王

詔求上母宋貴人。家帝許之。並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爲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

字伯豫。

爲郎。

初居樂

注見前。

侯劉般

字伯興。宣帝元孫。

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

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

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

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

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

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

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辛東觀。

漢聚書之所。

帝覽書林閣篇籍召見諸儒。

字叔陵。

賈逵黃香

字文疆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

無雙江。相難數事。帝嘗不說。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

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皆坐徵。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

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羌之別種。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冬。詔邊郡舉孝廉。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令緣邊郡

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爲司徒。初。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

兒童。掾曰。兒何不捕。雉兒曰。雉方離稼。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

勳。遷舉清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爲司徒。十六年七月免。

壬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

左右。無復羌寇。隴巖。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

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

諸耳自貴
實政飛蝗
越境兒童
不捕離雉
未免誇詞
失與與虎
不渡河何
莫耶